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繁华深处的 街巷

葛水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繁华深处的街巷

葛水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华深处的街巷 / 葛水平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221-2

I. ①繁… II. ①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57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繁华深处的街巷

葛水平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范 倩

责任校对 毛 路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001	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
008	黄昏的风景是斑驳的
014	家里的乡下男人
022	痴情的小厌物和它的爷
029	生命中那些好
035	驴是兄弟
040	猫叫春
043	大地是马的长旅
046	炕墙画把从前推向更远
061	旖旎的弦乐铺满大地
073	寻常中有别趣
083	眼仁里那些印
089	要命的欢喜

I03	长袖曼舞的时光
I13	在寺庙的阳光下微笑
I17	那一片春光
I24	被荒疏了的日记
I30	妈妈，领我去看河
I36	好时辰——年
I40	一面百味的境界
I47	神鬼春秋
I58	繁华深处的街巷
I63	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
I69	水在水之外活着
I79	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I87	坟墓下的欢爱
I96	高于大地的庙脊
209	云浮
213	回望雨井山
218	故乡装满了好人和“疯子”
224	怀想成瘾（代后记）

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

蝉鸣柳梢，一条清溪映月，时间似乎抹去了我的现在，我站在山神凹的河边，河里没有了清溪，一河道的羊粪蛋。我问柳树：你在守望什么？时间把你顽固地留守在这里。你的叶片如竹叶，我一直认为你是北方的竹子，北方的，有秋的情绪、夏的纷乱。蝉在许多年前落在你的树枝上，你可知觉，蝉鸣时夏已经深了。

这条河叫蒲沟河，源头应该是山神凹的后沟。山大沟岔多，一条河大都以村庄的前后命名。山神凹流出去两条河，一条蒲沟河，一条枣林河，两河出山入十里河，一路欢腾流往沁水县的固县河，之后由端氏镇入沁河。我在很多年前和我的父亲去后山用筛子捞过虾，泉水里长大的虾实在是好吃，一铁锅河虾配山韭菜炒好端到院子里，嘴馋的人哪里等得急拿筷子。在暧昧的夜色中，河流如同针线一样穿起了我童年的欢乐。

十多年前我的小爷葛起富从山神凹进城来，背了一蛇皮袋子

鸡粪，他要我在阳台上种几花盆朝天椒。那一袋子鸡粪随小爷进得屋子里来时，臭也挤进来了。我想我还要不要在阳台上养朝天椒，小爷进门第一句话说：蒲沟河细了，细得河道里长出了狗尿苔。吓我一跳。几辈人指望喝蒲沟河的水活命，水断了。小爷说：还好，凹里没人住了，我能活几年？就怕断了的河，把人脉断了。

几年后小爷去世。一场雨过后，我看到院子里用了祖祖辈辈的水缸聚集了雨水，秋风起时，还能泛起一轮一轮的涟漪，让我的心一下就起了难过。山神凹后来只剩下一户，我喊他叔。叔的一只眼睛瞎了。我回乡，坐在他对面的炕上。叔说：我一辈子没有求过你啥事，我这眼睛，去年秋天收罢粮，眼好好就疼，以为是秋虫招（蜇）了一下，生疼，慢慢就肿了核桃大，生脓，脓把眼睛糊了。娃领我去长治看病，大夫说是眼癌。我怕是命死眼上了。我说：世上的癌，数眼癌好照（治），剜了它，有一只眼，你还怕世界装不到你心里？叔说：你说得好容易，我就是想求你保住我的眼。一只眼看路，挑水都磕磕绊绊，一桶水能洒半路。

那时候山神凹没有水了，满河沟的水说没就没了。

后来有了自来水，也是隔山引过来的。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享受多少，叔就入土为安了。山神凹果然断了人脉。野草疯长着，窑顶子塌了窟窿，年轻的一代都迁走了，村庄就像遗失在身后的羊粪蛋，风景依旧，只是少了流动。我在冬日稍显和煦的阳光里，一窑一窑走进去，迎面的是灰塌塌的空。石板地、泥墙和老树，

让我得以在一个午后穿过怀想，那时候的窑洞多么年轻，木头梁椽清晰地发出活动筋骨的声音。多么好的村庄，沉静细碎的阳光洒满了每一眼窑洞，多么不寻常啊，那热闹，那生，那死，那再也拽不回來的从前。时间悄然流逝，倏忽间，窑洞成了村庄的遗容。河流，糟糕的水已不知流向了何方。故去的人和事都远去了，远去在消失的时间中。我妒忌这时间，把什么都贪走了，贪得山神凹成了荒山野沟。

河流带走了一切。但只要怀念，我都会感觉山神凹人的眼睛在我的头顶上善意而持续地注视，河流带不走我的童年。在生命的轮回里，日与夜交替形成力量关系，我走着，很长一段时间我走出了山神凹人的视野，忘记了是山神凹的河流养育得我健壮。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无知觉地背叛了一种美。没有故乡能有我现在吗？没有那一方水土养着，我能把幸福给到我所有的文字吗？我记得童年的夏天到窑塬上截麦秆，新麦的秸秆好闻，耐得住闻，味也悠长。麦收过后的一段时间，我在谷子地里等谷穗弯腰——世事和人性都需要弯腰吃苦——我家的祖坟就在我的身后。小爷说：我是黄土埋到脖子了，我也快要走了。小爷看着祖坟，挽起的袖管露出很结实的肌肉，天气有一些嫩寒，我看到谷子地里小爷的影子僵硬在那里，他的脸上皱纹成片爬着，皱纹上了脸的人离死亡就近了吗？生命于我更像是一种无法言语的东西，我对生命的所知，便是我仍然对它有所不知。黄土明摆着在脚下，怎么

会埋到脖子了？秋阳快要落山的傍晚，我坐在河边。河水流动让我内心安定。我走回凹里，走出山外。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时间无法改变死亡。曾经的山神凹，气力和心劲让凹里人欢马叫。曾经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诞生，是祖父的死亡，是孙儿的成长。我们的生长拖着浓重的阴影，当它一再降临我身边的亲人时，我看到我亲人们的笑容淡淡的，淡得像烟，我站在老窑的门槛上望他们，看他们犹如跌进一潭深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的笑容。斑驳的墙壁竖立着，积灰的老窗合拢，我迈不动步，深远的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涌现。当河水断流，老窑塌落，我突然觉得生活的意义再次变得恍惚，变得不可确定，因为我的活让我的亲人们远去。

我多么想找回炊烟似的人间烟火气，找回满山的羊群，找回阳光从窑顶滑落至门槛并照亮一群觅食的鸡。我穿着紫红格格布衣裳，只回了一下头，就已经找不到我的亲人。山神凹成为我生死不移的眷恋和诱惑。生命在日子里发芽。倏忽间，这图景全然变作印象，沉淀于记忆之谷的深处，幻化成流年的碎影。这里所有经历的言说都纷纷展开，人们以往的精神空间被淡缩成薄如纸张的平面，文字跳跃，山神凹人经历的单纯过程横立在我的面前，如同牵挂着一个远方的旅人——我是它早已咧着嘴盟过誓的唯一的后人。

没有什么比河流的消失更动人心魄。它的消失没有挣扎，没

有难过。正如彭斯用诗的语言描述的那样：“我从未看到过野生的东西自怨自艾 / 小鸟冻死了，从树上掉下来 / 也没有自怜。”河流在人的眼皮底下，谁也记不得它的消失，只知道长流水变成了季节河，当雨水再一次从天空降落时，河流的季节属性没有了。蒲沟河是沁河一条细小的支流，小到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包括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它。难过的只是它河岸上有情感的生灵。我在河沟里走，有蒲公英开着黄色的小花，有一丛一丛的鸡冠花，还有苦苦菜，一条壁虎从我的脚前穿过，我还看到一块河卵石上，一只蚂蚁举着一只蚊子，风刮过来，蚂蚁不动，风刮过去，它继续爬行。书上说，植物在它消失的地方必定会重现。会吗？亲爱的文字，你会欺骗我吗？20 世纪考古学家是划着木舟进入罗布泊的，我们都知道古楼兰是一个庞大的村庄。一座村庄的生机，最先是由一条河流营造的，河岸上，最后都沦落成了一座座坟茔。我有多么孤独和寂寞。每个人只有一个故乡，就像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只有一个亲生母亲一样。一个人一生要走很远的路，一提到山神凹，我的心都挖抓得难受。

蒲沟河岸上的窑洞，柔软肥沃的土地上长出的耳朵，它在听见时间的叹息和自己内心曾经的热闹的同时，还听见了热爱它的人在寂静的土地上对于生命的守护，对于时间的绝世应答，对于永不会撞给满怀的转瞬即逝的繁华。面对时间，我只能学圣者浩叹一声：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感通广宇，戳破时空的沉寂，

我写下它曾经热闹的一页。

一切都始于我对它的爱。时间迅疾而过。有多少生命骨殖深埋于时间中，亲情、友情、爱情，终于待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去处直叫人呼吸到了月的清香、水的沁骨。生命的决绝让我的爱在产生的文字中获得回归。当这些已逝的生命从我的文字中划过时，我体悟到了温情与哀绝、惆怅和眷念。“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我不知这是谁的诗句，但它却与我内心的感触对接了。时间如中国画缥缈的境界，明知道一切不可能出现，却还愿意在疲倦的时候沉溺其中。天地方寸间怀古，秋风年年吹，春草岁岁枯。逝去的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实中。

一位作家说过：“所有埋葬过自己血亲的地方都是故土。”

我说：“只有亲手盖过屋子并养育下后人的地方才能称为故土。”

许多物事已经消失。记忆潜入的时候，山神凹的土路上有胶皮两轮大车的车辙，山梁上有我亲爱的村民穿大裆裤戴草帽荷锄下地的背影，河沟里有蛙鸣，七八个星，两三点雨，如今，蛙鸣永远响在不朽的词章里了。

年年清明，我回山神凹，一路上想，坟莹下有修成正果瓜瓞连绵的俗世爱情，曾经的早出晚归，曾经的撩猫逗狗，曾经的影子——只有躺下影子才合二为一，所有都化去了，化不去的是粗茶淡饭里曾经的真情实意。人生的道路越走越远，终于明白了生

活中某些东西更重要，首先肯定，它不是物质的。

谁能阻挡美满家庭里生离死别有朝一日的到来呢？谁又能阻挡一条河流走远？既然不能，今世还有什么化不开的心结！

黄 昏 的 风 景 是 斑 驳 的

黄昏的风景是斑驳的。黄土地上的人生，是亲情的乳汁酿造的。尤其是在这内容。

我的祖母是王月娥。尽管王月娥已从这个世界上走至很远，但是在我生命中，岁月如此辗转盘桓，光阴如此流逝嬗变，都无法更改王月娥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可是这么多年来，曾经在那一方土地上生长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祖母。老辈人叫“老葛家里的”，晚辈人叫“内窑婶”，次晚辈人叫“奶”。这叫法的统一点就是指王月娥。

二十六岁上，二十岁的祖父葛启顺在扩军时参军南下，王月娥就守了一眼土窑，眼睁睁活到了七十，四十四年间，苦守寒窑。曾经有人力劝王月娥改嫁他乡，但终是苦心枉费。那种形式上的安抚又岂能均衡王月娥内心的失落……